

汉赋与龙意象

□朱文杰

《汉赋》中龙的意象触目皆是,这得从汉赋四大家说起,因为他们的代表作都与汉代长安有关。

汉赋四大家,约定俗成的是指汉代的司马相如、扬雄、班固、张衡四人。四大家之首的司马相如,与汉长安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,可以说是长安成就了他。他第二次进长安,就以一篇《子虚赋》惊动了汉武帝,被其风光光请入长安,该赋中有“众色炫耀,照烂龙鳞”之语。《上林赋》中则有“于是乎蛟龙赤螭……”“青龙蚴蛭于东箱……”之语。蚴蛭,龙行的样子,此处用以形容车子。《上林赋》中“西驰宣曲,濯鲛牛首,登龙台,掩细柳”。其中所谓的龙台,即今西安市鄠邑区东北三十里龙台坊。该赋中还有“撞千石之钟,立万石之虞,建翠华之旗,树灵囿之鼓”等表述。“囿之鼓”的囿即古代的鳄鱼,因鼓用鳄鱼皮蒙制,故称。但鳄鱼亦被认为是早期的龙,鳄鱼也称“鼉龙”。司马相如还有一首《大人赋》,是写汉武帝驾云乘龙遨游仙界的,其中写到“驾应龙象舆之螭略逶迤兮,驂赤螭青虬之虫幽嫋蜿蜒……”译成白话就是,驾着应龙、象车屈曲有度地前行,以赤螭、青虬为驂马蜿蜒行进。“赤螭”为传说中的赤色无角小龙(一说雌龙);“青虬”被称作青龙。

再说扬雄赋中的龙意象。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西蜀之人,并称“马扬”。扬雄甚至还在长安生活了30多

年,曾校书于长安的天禄阁。司马光尊他为孔子之后,超荀越孟的一代“大儒”,所以世人有“孔孟荀扬”之说。扬雄《甘泉赋》中有:“指夔魍而扶犇狂。”孟康曰:“木石之怪曰夔,如龙有角,人面。”其赋还有其他提到龙的句子,如“嵌岩若其龙鳞”、“炎感黄龙兮,耀讹顽鳞”等。所谓“龙鳞”,所谓“黄龙”和“顽鳞”,也都有清晰的龙意象。还有“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翬华芝”,“蛟龙连蜷于东厓兮”,“漂龙渊而还九垓兮,窺地底而上回。风倏僂而扶辖兮,鸾凤纷其御裴”,“鳞罗布列,攒以龙翰”等句。

扬雄《羽猎赋》中亦有龙之意象。赋前半部有“凤凰巢其树,黄龙游其沼,麒麟臻其圃,神爵栖其林”,赋中后段有“发黄龙之穴,窺凤凰之巢,临麒麟之囿,幸神雀之林”。似乎前后两段仅变动了几个字,给人感觉有点重复,但这种重复咏叹,却恰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扬雄《甘泉赋》《羽猎赋》在艺术上铺陈夸张,借助龙意象,使他的赋气魄宏大,文采灿然,气势磅礴,最是弘丽温雅。

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中唯一一位陕西人,其《两都赋》影响深远。该赋序中云:“福应尤盛,白麟、赤雁、芝房、宝鼎之歌,荐于郊庙。神雀、五凤、甘露、黄龙之瑞,以为年纪。”对大汉的丰功伟业予以弘扬,广大百姓心情欢畅,各种瑞物竞呈吉祥,其中的瑞物就有龙凤文化中的黄龙和五凤。黄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。据古籍记载,黄帝及大禹都是黄龙的化身,被誉为中华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,便是这个黄龙降世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记载:

“轩辕黄龙体。”还记载大禹的父亲“鲧”因治水不力被处死,腹中出现一条黄龙,这便是大禹。班固在《西都赋》中更进一步说:“周以龙兴,秦以虎视。”此处的龙即成了一种比喻形容的意象,意即周朝凭长安这块“九州之上腴”的风水宝地而如龙飞腾,秦朝凭此而虎视东方。班固在写《答宾戏》时,仍重视龙意象的表现。

最后来说张衡赋中的龙意象。张衡在四大赋家中独树一帜,他既是一个文学家,还是一位科学家,其赋作名篇是二京赋,即《西京赋》和《东京赋》。这里主要从反映西汉国都长安的《西京赋》中龙意象说起。《西京赋》中有“疏龙首以抗殿”,意指“疏通龙首山以高筑宫殿”。“麒麟朱鸟,龙兴含章,譬众星之环极”,意为麒麟、朱鸟、龙兴、含章诸宫殿,如众星环绕北极一样。“想升龙于鼎湖”,意为“想到黄帝在鼎湖乘龙升天”。黄帝乘龙升天的鼎湖,据专家考证为今蓝田的焦岱镇。《西京赋》中还有“千乘雷动,万骑龙趋”,“白虎鼓瑟,苍龙吹篪”,“海鳞变而成龙,状嫫媿以显丑”等有关龙意象的辞赋。张衡作为赋学家,对汉代龙的文化意象,有着十分敏锐而独特的认识,使得他能驾轻就熟、自然恰当地借助龙的意象,让自己的辞赋充满了意象丰沛的思维。值得特别强调的一点是,张衡作为中国古代卓越的科学家,他在发明世界上第一架候风地动仪时,采用龙的意象元素……其构思之奇妙,真是匪夷所思,使人甚至想到:也许正是受到了龙意象的启悟,他才灵智大开,让神话一般的龙与科学技术完美地结合了起来。

他一点一点几次理干净,叫别人笑了他好几天。

印象最深刻的事,是我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大约八九岁的时候,我们上小学二三年级,老师是一个从山东调来的女教师,教学很认真,也很能创新。我那时候经常听广播,也经常看革命样板戏,并偷偷地演唱,暗暗地模仿,只要有机会就想露一手。

一天下午,学校组织劳动,就是到处找废旧砖头拉回学校,用来加固地道,谨防空洞。我们几个人找到了一个停工的建筑工地,当时叫“半截楼”,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俱乐部工地。我们用同学家里的三齿耙,把砖头起松挖出来,再把凳子翻过来装进砖头,分次撤回学校。走二三里的路程,一下午跑了两三趟,我一时间脸色发白、冒虚汗。其实,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,可我为了当先进,就借机装着晕倒,躺在大太阳底下,闭上眼睛不起来。孙老师叫同学们把我抬到阴凉地方,给我掐人中、喂水,折腾一阵我才睁开紧闭的双眼……后来,我虽然如愿被评为先进,但是给老师留下了身体不好的印象。

时间不长,班里排了一个连说带唱还带舞蹈及队列操练的节目,由孙老师自编自导,歌词也是孙老师写的,很跟形势,一大半同学都参加演出,后来还参加了区里面的巡演,大出了一次风头。可孙老师就是没有要我参加,同学们说:“孙老师害怕你晕倒在舞台上!”唉,我前边的“戏”演得有点过头了,真成了“弄巧成拙”!

水,空完水的麦子又得倒在院子里一张篷布上摊开捡里边的小石子,晾晒上两个小时左右装袋,第二天才能推脱。如果到了冬天,气温低,需等晴朗的天气,淘麦子的手冻得红肿,晾晒时间长,还要用干毛巾来回脱麦子上的水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村上有了电碾子。那时候生产队还在,电碾子由专人看管,每户人家到底能分少得可怜的一点口粮,磨的面自然也是黑面。后来包干到户,日子稍微好些,终于可以吃白馍了,人人都有使不完的劲。那时候的电碾子工艺落后,没有剥壳机,电碾子下放两个铁桶,麦子倒进去后,磨的半成品面粉又得反复用桶提着倒进入料口,加之电碾子用的振动筛没有现在的先进,磨的面也没有现在白。如此,寒来暑往十数年,家里吃的面都是父母亲这样不辞辛苦磨成的。到了九十年代,村上有了更先进的电碾子,带剥壳机、先进的振动筛。采用刀片切割和高速气流冲击碰撞双重粉碎功能于一体,并能同时完成微粒分选加工工序。在刀片切割粉碎过程中,转子产生高速气流随刀片切割方向旋转,物料在气流中加速,并反复冲击使物料同时受到双重粉碎,加速麦子的粉碎率。电碾子下,麦麸和面粉由两个接力池子自然分开。父母每次推脱时,再也不用在家里淘麦;只需用车把麦子拉到加工点,过完秤,人家会让把麦子倒进一个大铁盒子内,加半桶水拌湿,晾半钟头,开启电碾子,将晾好的所有麦子倒进入料口,等一个钟头左右,雪白的面粉就可以磨好了。

那时候,每个村组都有一台电碾子。经管电碾子的人虽说不用去风风日晒到外边出苦力,但要长时间忍受电碾子的噪音,时间长了听力随之下降。小舅活着时,家里有台电碾子;他为了节省电费,好几年都是后半夜给人推脱。由于没有做好防护,推脱时产生的细小粉尘使他患上肺癌,刚刚六十岁竟撒手人寰。

进入新世纪,镇上有了大型面粉厂,想要面粉随时可以用车子去换或者买。零星的电碾子,只存在于远离镇上的村子里。过年过节,想吃自己磨的面的人才去推脱。时代日新月异,碾子离我们渐行渐远,但碾子磨面的隆隆声似乎还回荡在我的耳旁。

西安西侧的渭河边,立有一碑,上刻五个隶书字:太公垂钓处。环目一瞄,南边百步之距,群楼耸立;北边渭河大坝,正施工加固。碑的四周生满杂草,陪者当地人说:“别看不起眼,经常来人凭吊怀古呢。”

我问:“你们这里真的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?”回答说:“真的在宝岛,但我们这里更真!为啥?宝鸡在渭河上游,我们这是渭河下游,下游鱼比上游鱼大。你想嘛,姜太公那脑子多贼,肯定选择这里钓大鱼!”

这也蛮好。高山仰止的古贤,人人追慕。况且见贤思齐、进取向上,又是任何时代都大力倡导的。我说姜太公钓鱼在我这里就在我这里,你还把我抓进牢里不成!炎黄二帝陵呀衣冠冢呀,不是南北都有嘛。既然如此,我索性再提供一个待查史书以佐证的说辞。周武王凭了姜太公辅佐,灭了商朝,选择这沔河汇入渭河的沃美之地建都镐京。为嘉奖父辈大功臣姜尚,遂于郊外渭河边,专为其营建一个钓鱼处,供老汉颐养天年。众人一听,齐声赞曰:“妙!”

其实也不必查什么典籍,根据我文章《历史以我说的为准》的理论,为证明姜太公确实在此钓过鱼,你尽可模拟古书语气,杜撰一堆话来,称这些话分别摘自《山海经》《华阳国志》《禹贡》之类,压根不必考虑时间是否错位,只要能“论证”姜太公钓鱼地确在此处,即达目的。上引古典的书,吃瓜群众也没谁吃撑了去翻阅的,反

遐思漫笔

凌晨,天微微亮,整个山村尚未从深睡中醒来,一片宁静。我甜梦正酣,突然一声咳嗽传来,把我唤醒。随之进入耳中的,是一阵缓慢的脚步声。我知道那声音来自早起的安娃子爷,他又早起上地干活了。

于是,我先看见身边的母亲快速起床,接着又听见了隔壁爷爷爷和三奶奶开大门的声音,继而村里道路上的脚步声多了起来……整个村子,又活过来了。

安娃子爷就像一只报晓鸟,每天早上把大家唤醒,进入辛勤的劳作生活。安娃子爷是和我同村同姓的一个本家爷爷。说是爷爷,只是因为他辈分高,他应该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。他是个普通的农民,养了两子一女。作为农民,他那个年代在土里刨食,靠天吃饭。他每天天麻麻亮就起床,空腹去地里干活。一去就扛根到地里,用镢头一下一下挖地,用手指一颗一颗放种子,用肩膀一担一担挑粪,用勺子一勺一勺浇水……种子破

岁岁年年

小妹晓云

□如水

小妹晓云,小我一岁,准确说是十三个月。她亲亲喊了我数十年“姐姐”,我却时常恍惚,自己究竟是“姐姐”还是“妹妹”?

多年前,我们的母亲与父亲成婚,家徒四壁,却琴瑟和谐。他们在一所学校教书,一起去学校,一起回家。母亲生育三个孩子,我、妹妹和弟弟。三个孩子,都是母亲的心头肉,她一个一个地生,一个一个地疼。但母亲一再说她亏欠妹妹。

我是老大,父母新婚不久,还不太拮据。我不仅饱食母乳,断奶期间还吃了一瓶又一瓶炼乳;弟弟最小,那时父亲涨了工资,经济状况稍好。妹妹却是可怜,这全怪我——

在母亲离开多年后,我才懂得,当年的我是个多么贪婪的婴孩,不只吮吸了她初为人母时饱满香甜的乳汁,还吃疼了她的左乳。母亲月子里时,左乳房得开了几个小洞,后来才慢慢愈合,可再也流不出甘甜的乳汁了。母亲的左乳疼坏了。十三个月之后,妹妹出生,更要中注定她只能吮吸母亲的一只乳房。一个幼小的婴孩,奶水供应不足,又没有乳粉可吃,不停地发烧、咳嗽、喘气,禁不住一丝风。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,却不能庇护她不受风寒。

妹妹能够活下来,是个奇迹,但她长大的路途走得太艰难。母亲说,她喉咙太细,连小米都吞不下去,每一次喂米粥,只咽下汤汁,仅有的几粒小米被她灵巧的舌尖吐出来。好不容易长到七八岁,她依然不吃青菜、不吃烩面,吞咽不下馒头,只喝高汤。

岁月静美

独钓江山

□方英文

正我就从没见过。至于少数迂腐学究看了生气,胆敢写文章批评,你们就胆敢付给他们润笔——绝佳广告哟,好我的哥!

姜太公是大器晚成的经典案例。他拿直钩钓鱼,以此怪癖行为制造名声,将自己成功推销到周文王帐中。据说“天下者,天下人之天下也,非一人之天下也”之崇高理念,便是姜太公原创且践行一生的。这个就牛大了,于是被黎民百姓捧上神殿。不难想象,真正以钓鱼为生者,乃是最底层贩夫走卒生态,惶惶清苦的,不可能悠然快乐的。然而一旦身居高位,家财万贯后,于是临长流而垂钓;钓上鱼了又假作慈悲地放生掉,标准的神仙高士游戏。

因此,凡因钓鱼而成了名胜者,全是意不在钓鱼的,比如富春江严子陵钓鱼台。最是横绝古今之钓鱼,当数唐人柳宗元诗中营造的非凡画面



IC photo 供图

了: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——天地间唯我一人,曲高和寡,自负极了。诗中的老汉究竟想钓什么呢?大约是为钓国为民效力之机遇吧。当然,也不排除真的钓鱼。

或许病还能治好,也不至于过早离世。

时隔多年,我作为支教老师又来到了农村。学校地处乡村,课余我经常喜欢到地边走一走。时值五月,路边槐花飘香,玫瑰绽放,地里有农人在劳作。时过境迁,农民们的劳作工具经过改进,已不是很费时费力。集除草与松土于一体的工具,一个女人就可以操作了。

那天,我再次来到地边,一位头发花白、身体健朗的大娘在地里干活,我和她攀谈起来。她告诉我,子女已成家,自己种点地,只图不闲着有个事干;关于吃喝,她不希望儿女,国家给发老龄补助,发放时间很准时,衣食无忧;如果有了小病,有农村医保可以报销;如有重病,有大病救助,一切都不用愁。大娘已七十多岁,但面色红润,声音洪亮,毫无暮年之人的颓废之色。她说玫瑰花慢慢开放,需要采摘;小麦已抽穗,需要除草;各种菜已播下种子,也要浇水。虽说不愁吃喝,但自己身体健康,也不能闲着,要加倍干。这样才不辜负国家的好政策,也不给政府添大麻烦。说着,大娘忙活起来了……

听着她的话,看着她的笑,我想起了安娃子爷。她的一切,俱往矣。新时代、新政策,他的悲剧不会再现,他的悲哀也不会再现了。假如他在天有灵,看见如今的农村新面貌,也应该满面含笑了吧?

鸟鸣声声,花香阵阵,书声琅琅,正是好时节。让我们趁着徐徐的风,忙碌起来吧!

妹已抚育着各自的儿女,父母也已远在天堂。早年瘦小的妹妹,如今也不胖,健康、干练、乐观,一脸天然幸福。只要我们在一起,她就帮我做家务、料理琐事。她思维敏捷,干净利落,从不吝啬。渐渐地,不是我照顾她,而是她照看我。不论去哪里,她都拉着我的手,很多时候,我分不清自己是姐姐还是妹妹,我甚至在她的眼睛里找到了母亲当年目光中那般慈爱与祥和。

不敢问天:前世修了多少福,才可有今生的姐妹情分?

这么多年,妹妹一个人走过多少路,我一个人走过多少路,早已数不清。她是不管走过多少岁月,我们依然是母亲养育的好姐妹。当年,母亲为我起名“晓艳”,为妹妹起名“晓云”,或许在母亲眼中,她愿意我们姐妹俩就像拂晓云霞,红艳艳的。数十年过去了,妹妹依然保留着“晓云”之名,我却走着走着就把孩童的自己走丢了,凭空摘了一个名字,像是给自己戴上一顶帽子。有时候想,妹妹才是真正贴近母亲的女儿,沙渺间桂芝兰草,杨柳边明月晚云……

前年夏天,我们再一次回到老家,站在母亲的灶台前。我和妹妹扫尘、除草、洗涤,锅、盆、碟、勺、铲……一件一件都是当初的模样,一样一样都洗净擦干,放回原处。妹妹说:“洗一洗都放到原位,要不然你换了地方他们还找不见。”

多年前,相对于村庄而言,家是我们渺小身体的栖息地。多年后,我们尘埃满面回了故园,住在老屋,扫尘、煮饭、洗衣,做了安居村庄的人。我们不是归人,不是过客,也不是嫁出去的女儿,我们是村庄尚未老去的孩子。

童年的记忆还在,童年的村庄却变了模样。走过村庄,走过老树,走遍河岸,水依然流淌,可再也找不到我们年少时洗衣的那一河石头。河水退去了,野草疯长,甜水井草畔上,开满野野花。我和妹妹蹲下来,一朵一朵,掐一把野野花。妹妹着白衣,像一只落在草尖儿的蝴蝶。水边吃草的两头小牛犊,一前一后,相跟着回家去了。

征稿启事
诚邀小说、散文、随笔(1500字左右)、诗歌等各类文学佳作,要求正能量、主旋律、原创、首发。不唯名家,不拒草根,作品说话。一稿多投,敬请绕道。请根据版面定位,精准投稿,邮件标题务必注明来稿体裁、题目和字数。

投稿邮箱:744230723@qq.com

曲径通幽

童年趣事

□王谦

“六一”儿童节那天,我这个退了休的老顽童,忽然想到几件童年趣事。

第一件趣事是配钥匙。我有一个邻居叫贝建平,小名平平,比我大一点,应该是同岁,反正他上学比我早一年,是我的学长。他很聪明,会做假、会配钥匙,谁家大门锁子的钥匙丢了,都会找他来配。大部分情况下,他是用废旧铝锯条的头头,先在火上烧烧,使其刚性软一些,再用锉刀锉,锉好后再淬火,增加刚性,就可以使用了。当然,最好的配钥匙材料还是用废旧的铝钥匙。

有一次,我找平平帮忙配钥匙。他说:“你家如果有旧的铝钥匙,找来当材料最好。”我就回家去找了,翻箱倒柜,好不容易在工具箱里找到一串旧钥匙,给平平拿去,心里想:“这下有好材料了,能配好几把钥匙呢。”平平接过钥匙说:“噢,这是我家的钥匙,都丢了半年多了,怎么能在你家呢?”“啊,真的是你家的?”“这串钥匙我认

流年似水

远去的砣子

□雷焕



IC photo 供图

村干部入户听取村民对新一届村委会的意见与建议,平常不善言谈的父亲抢着说:“能不能给村上安一台电碾子?方便群众推脱。”一席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,村主任笑着说:“面粉厂离咱村就几步路,大家都用麦子换面,谁现在还推脱呢?”父亲说:“换的面没有砣子推的好吃。”村干部笑着去了邻家。

我下班回到家,听母亲说了此事,笑父亲的愚,但不由也想起了家里几十年推脱磨面的往事。

关中方言将磨面称“推脱(wei)”,磨面的工具称“砣子”。在磨面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,流传了上千年的石磨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磨面工具。据《世本》上记载,石磨是鲁班发明的。传说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,各凿成密布的浅槽,合在一起,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,就把米面磨成粉了。在此之前,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舂捣,“砣子”是石磨的俗称。一般是架在石头或土坯等搭成的

往事如烟